

醒世恒言

水冠野野人同
果鱗甲俄有
水上生





雷西神仙傳
卷之五
遊山記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借問白龍緣底事，蒙他魚服區區。雖然縱適在
河渠，失其雲雨勢，無乃困余且。○要識靈心能
變化，須教無主常虛。非關喜裡乍昏愚，莊周曾
作蝶。薛偉亦爲魚。

話說唐肅宗乾元年間，有個官人，姓薛，名偉，吳縣人。
氏曾中天寶末年進士，初任扶風縣尉，名聲頗著。陞
爲蜀中青城縣主簿。夫人顧氏，乃是吳門第一個大
族，不惟容止端凝，兼且性格柔婉。夫妻相得，愛敬如

賓不覺在任又經三年大尹陞遷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攝縣印那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田地磽脊歷年歲歉民貧盜賊生發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盜賊協力緝捕又設立義學教育人村又開義倉賑濟孤寡每至春間親往各鄉課農布種又把好言勸諭教他本分爲人因此處處田禾大熟盜賊盡化爲良民治得縣中真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百姓戴恩懷德編成歌謠稱頌其美歌云
秋至而收春至而耘吏不催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立學興文教養兼達薛公之恩自今孩童願以

名存將何字之薛見薛孫

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就是待郡同僚却也謙恭虛已百凡從厚元來這縣中有一個縣丞一個主簿兩個縣尉那縣丞姓鄒名滂也是進士出身與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兩個縣尉一個姓雷名濟一個姓裴名寬這三位官人爲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談詩或奕棋或在花前竹下開樽小飲彼來此往十分款洽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元來七夕之期不論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爲乞巧穿針之宴你

道怎麼叫做乞巧穿針只因天帝有個女兒喚做織女星日夜辛勤織絳天帝愛其勤謹配與牽女星爲婦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貪歡春戀却又好梳粧打扮每日只是梳頭再不去調梭弄織天帝嗔怒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許相會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這一日却教喜鵲替他架橋在天河上填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皆于星月之下將絳線去穿針眼穿得過的便爲得巧穿不過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織女張巴巴盼了一年纔得相會又只得三四個時

辰作作的敘述想念情懷還恐說不了那有閒工夫
又到人間送巧豈不是個荒唐之說且說薛少府當
晚在庭中與夫人互相勸酬不覺坐到夜久更深方
纔入寢不道却感了些風露寒涼遂成一病渾身如
炭火燒的一般汗出如雨漸漸三餐不進精神減少
口裏只說道我如今頃刻也捱不過了你們何苦留
我在這裡不如放我去罷你想病人說出這樣話頭
明明不是好消息了嚇得那顧夫人心膽俱落難道
就這等坐視他死了不成少不得要去請醫問卜求
神許願元來縣中有一座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

山上有座廟宇，塑着一位老君，極有靈感，真是祈晴得晴，祈雨得雨，祈男得男，祈女得女，香火最盛。因此夫人寫下疏文，差人到老君廟祈禱，又聞靈籤最驗，一來求他保佑少府延福消災，二來求賜一籤審問凶吉。其時三位同僚聞得都也素服角帶，步至山上行香，情愿減損自己陽壽，代赦少府。剛是同僚散後，又是合縣父老率着百姓們一齊拜禱，照見得少府平日做官好處，能得人心如此，只是求的籤是第三十二籤，那籤訣道：

何須別向難門去

自有神魚三尺長

差人抄這籤訣回衙與夫人看了，解說不出，想道：問得往常間人求的，皆如活見一般，不知怎地我們求的，却說起一個魚來，與相公的病全無着落，是吉是凶？好生難解。以此心上就如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轉加憂鬱。又想道：這籤訣已不見怎的，且去訪個醫人來調治，倒是正經。卽差人去體訪，却訪得成都府有個道人李八百，他說是孫真人第一個徒弟，傳得龍宮秘方，有八百個，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真個請他醫的手到病除，極有神効。他門上寫

下一對春聯道

藥按韓康無二價

杏栽董奉有千株

但是請他的難得就來若是肯來這病人便有些生
機了他要的謝儀却又與人不同也有未曾開得藥
箱先要幾百兩的也有醫好了不要分文酬謝止要
喫一醉的也有聞召卽往的也有請殺不去的甚是
捉他不定大抵只要心誠他便肯來夫人知得有這
個醫家卽差下的當人齎了禮物星夜趕去請那李
八百恰好他在州裡一請便來夫人心下方覺少寬
豈知他一進門來還不會診脈就道這病勢雖則像

個死的却是個不死的，也要請我來則甚。當下夫人
備將起病根由，并老君廟裡占的籤訣，盡數說與太
醫知道。求他用藥。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這個病從
來不上醫書的，我也無藥可用。唯有死後，常將手去
摸他胸前，若是一日不冷，一日不可下棺。待到半月
二旬之外，他思想食喫，自然漸漸甦醒回來。那老君
廟籤訣，雖則靈應，然須過後始驗。非今日所能猜度
得的。到底不肯下藥。章主去了，也不知少府這病當
真不消喫藥，自然無事。還是病已犯拙，下不得藥的，
故此托辭而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夫人因見李八百去了，嘆道：「這等有名的醫人，尚不肯下藥，難道還有別一個敢來下藥定然病勢不救，唯有奄奄待死而已。」只見熱了七日七夜，越加越重，忽然一陣昏迷，閉了眼去，再叫也不醒了。夫人一邊啼哭，一邊教人稟知三位同僚，要辦理後事。那同僚正來問候，得了這個凶信，無不淚下，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然後與夫人相見，又安慰一番。因是初秋時候，天氣還熱，分頭去備辦衣衾棺槨。到第三日，諸色完備，理當殯殮入棺。其時夫人扶屍慟哭，覺得咽

前果然有微微暖氣，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說話，還要停在牀裏，只見家人們都道：「從來死人胸前儘有三四日暖的，不是一死便冷，此何足據？」現今七月天道炎熱未退，倘遇一聲雷響，這屍首就登時漲將起來，怎麼還進得棺去？夫人道：「李道人元說胸前一日不冷，一日不可入棺，如今既是暖的，就倣不信他，守到半月二十多日，怎忍便三日內帶熱的將他殮了？況且棺木已備，等我自己日夜守他，只待胸前一冷，就入棺去，也不爲遲。」天那，但願李道人的說話靈驗，守得我相公重醒回來，何但救了相公一命，却不

連我救了兩命衆人再三解說夫人終是不聽勸他
不過只得依着停下少府在牀謹謹看守不在話下
却說少府病到第七日身上熱極便是頃刻也挨不
過一心思量要尋個清涼去處消散一消散或者這
病還有好的日子因此悄悄地裏背了夫人瞞了同僚
竟提一條竹杖私離衙齋也不要一人隨從倏忽之
間已至城外就如飛鳥辭籠游魚脫網一般心下其
喜早把這病都忘了你道少府是個官怎麼出衙去
就沒一個人知道元來想極成夢夢竟兒覺得如此
這身子依舊自在牀上怎麼去得畢苦了守定的哭

子云吾
安知死者
不六始
之所生不
達人了
生死無苦
無淨

哭啼啼無明無夜只望着死裏求生豈知他微夢的
飄飄忽忽無礙無拘到也自苦中取樂薛少府出了
南門便向山中游去來到一座山叫做龍安山山上
有座亭子乃是隋文帝封兒子楊秀做蜀王建亭於
此名爲避暑亭前後左右皆茂林修竹長有四面風
來全無一點日影所以蜀王每到炎天便率領賓客
來此亭中避暑果然好個清涼去處少府當下看見
便覺心懷開爽若使我不出城怎知山中有這般境
界但是我在青城縣做了許多時尚且不曾到此想
那三位同僚怎麼曉得只合與他們知會同携一尊

爲避暑之宴可惜有了勝地，少了勝友，終是一場空。
事眼前景物，可人遂作詩一首詩云

偷得浮生半日閒

危梯絕壁自躊躇

雖然呼吸天門近

莫遣乘風去不還

薛少府在亭子裏坐了一會，又向山中行去，那山路
上沒有些樹木蔭蔽，怎比得亭子裏這般涼爽，以此
越行越悶，漸漸行了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條大江，你
道這江是甚麼江，昔日大禹治水，從岷山導出，岷江
過了茂州威州地面，又導出這個江水來，叫做沱江。
至今江岸上垂著大懸鍊，也不知道有多少長，現在

江底乃是大禹鎖着應龍的去處。元來禹治江水，但遇水路不通，便差那應龍前去，隨你幾百里的高山，巨石只消他石子一料，登時就分開，做了兩處。所以世稱大禹叫個神禹。若不會驅使這樣東西，焉能八年之間，洪水底定？至今泗江水上，也有一條鐵鍊鎖着水母，其形似獼猴一般。這沱江却是應龍，皆因水劫既成，鎖着以鎮後害，豈不是個聖迹？當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悶，況又患着熱症的，忽見這片沱江浩浩蕩蕩，真個秋水長天一色，自然覺得清涼，直透骨髓，就恨不得把三步併做一步，風車似奔來，豈知從

西世世言 卷二十一
山上望時甚近及至下得山來又遠遠不會到得沱江却被一個東潭隔住這潭也好大哩水清似鏡一般不論深淺去處無不見底況又映着兩岸竹樹秋色可掬少府便脫下衣裳向潭中洗澡元來少府是吳人生長澤國從幼學得泅水成人之後久已不會弄這本事不意今日到此游戲大快風心偶然嘆道人游到底不如魚健怎麼借得這魚鱗生在我身上也好到處游去豈不更快只見旁邊有個小魚卻覩着少府道你要變魚不難何必假借待我到河伯處為你圖之說聲未畢道小魚早不見了把少府吃上

一驚想道我怎知這水裏是有精怪的豈可獨自一個在裏面洗澡不如早早抽身去罷豈知少府既動了這個念頭便少不得墮了那重業障只教

衣冠暫解人間累

鱗甲俄看水上生

薛少府正在沉吟恰待穿了衣服尋路回去忽然這小魚來報道恭喜河伯已有肯了早見一個魚頭人騎着大魚前後導從的小魚不計其數來宣河伯詔曰

城居水濱浮沉異路苟非所好豈有兼通爾青城縣主簿薛偉家本吳人官亦散局樂清江之浩淼

放意而游。歷塵世之喧囂。拂衣而去。暫從變化。未
便終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縱遠適以忘歸。必
受神明之罰。昧纖鉤而貪餌。難逃刀俎之苗。無或
失身。以羞吾黨爾其勉之。

少府聽詔。罷回顧身上。已都生鱗。全是一個金色鯉
魚。心下雖然駭異。却又想道。事已如此。且待我恣意
游玩一番也。曉得水中的意趣。自此三江五湖。隨其
意向。無不游適。元來河伯詔書上說。充東潭赤鯉。這
東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不論游到那裡。少不得
要回到那東潭安歇。單則那一件也。覺得有些兒不

所以然法

在過了幾日，只見這小魚又來對薛少府道：「你豈不聞山西平陽府有一座山，叫做龍門山，是大禹治水時鑿將開的。山下就是黃河，只因山頂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直沖下來，叫做黃河的源頭，所以這個去處叫做河津。目今八月天氣，秋潦將降，雷聲先發，普天下鯉魚無有不到那裡去跳龍門的。你如何不察薛河伯也去跳龍門？若跳得過時，便做了龍，豈不更強似做鯉魚？元來少府正在東潭裏面住，得不耐煩，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即便別了小魚，竟到河伯處。所但見宮殿都是珊瑚作柱，玳瑁爲梁，真個龍宮海

幾自與人世各別其時河伯管下的地方岷江沱江
巴江渝江涪江黔江平羌江射洪江濯錦江嘉陵江
青衣江五溪瀘水七門灘瞿塘三峽那一處鯉魚不
來稟辭要去跳龍門的只有少府是金色鯉魚所以
各處的都推他爲首同見河伯舊規有個公宴就如
起送科舉的酒席一般少府和各處鯉魚一齊領了
宴謝了恩同向龍門跳去豈知又跳不過點額而回
你道怎麼叫做點額因爲鯉魚要跳龍門逆水上去
把周身的精血都積聚在頭頂心裏就如被硃筆在
額上點了一點的以此世人科下第的皆爲點額羞

本於此正是

龍門浪急難騰躍

額上羞題一點紅

却說青城縣裏有個漁戶叫做趙幹與妻子在沱江上網魚爲業豈知網着一個癩頭龜被他把網都牽了去連趙幹也幾乎吊下江裡那妻子埋怨道我們專靠這網做本錢養活兩口今日連本錢都弄沒了那裡還有餘錢再討得個網來況且縣間官府早晚常來取魚你把甚麼應付以此整整爭了一夜趙幹被他絮聒不過只得裝一個釣竿商量來東潭釣魚你道趙幹爲何搭了這條大江却向潭裡釣魚原來

利時人
作有法

沱江流水最急，正好下網，不好下釣，故因想到東潭，乃做此一行生意。三釣釣上，釣着香魚，以一大塊油麴，沒下水中。薛少府自龍門點額回來，也有許多沒起，好幾日躲在東潭，不會出去覓食，肚中饑甚。忽然間，趙幹的漁船搖來，不免隨着他船游去看看。只聞得餌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邊，想道：我明明知他餌上有個釣子，若是吞了，這餌可不被他釣了去？我雖是暫時變魚，要子難道就沒處求食？偏只吃他釣釣上的，再去船傍周圍游了一轉，怎當那餌香得酷烈，恰似鑽入鼻孔裡的一般，肚中又饑，怎麼

再、忍、得、住、想、道、我、是、個、人、身、好、不、多、重、這、此、一、竹、筒、
怎、麼、便、釣、得、我、起、便、被、他、釣、了、去、我、是、縣、裡、三、衙、他、
是、漁、戶、趙、幹、豈、不、認、得、自、然、送、我、歸、縣、卻、不、是、落、得、
吃、了、他、的、方、纔、把、口、就、餌、上、一、合、還、不、曾、吞、下、肚、子、
早、被、趙、幹、一、掣、掣、將、去、了、這、便、叫、做、眼、裡、識、得、破、肚、
裡、忍、不、過、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舉、
手、加、額、叫、道、造、化、造、化、我、再、釣、得、這、等、幾、個、便、有、本、
錢、好、結、綱、了、少、府、連、聲、叫、道、趙、幹、你、是、我、縣、裡、漁、戶、
快、送、我、回、縣、去、那、趙、幹、只、是、不、應、竟、把、一、根、草、索、貫、
了、魚、腮、放、在、牆、裡、只、見、他、妻、子、說、道、縣、裡、不、時、差、人、

取魚。我想這等一個大魚。若被縣裡一個公差看見。取了去。領得多少官價。不如藏在蘆葦之中。等販子。販來。私自賣飽。也多賺幾文錢用。趙幹說道。有理。便把這魚牽去。藏在蘆葦中。把一領破蓑衣遮蓋。回來對妻子說。若多賣得幾個錢時。拚得沽酒來與你醉飲。今夜再發利市。安知明日不釣了兩個。那趙幹載魚回船。還不多時候。只見縣裡一個公差。叫做張強。來喚趙幹道。裴五爺要個極大的魚做鮮吃。今早直到你江邊來喚你。你却又移到這個所在。教我團團尋覓。走得個汗流氣喘。快些揀一尾大的同我送去。

趙幹道有累上下走着屈路了，不是我要移到這里，只爲前日弄沒了網，無錢去買，沒奈何只得攬到此釣幾尾去做本錢，却又沒個大魚上釣，止有小魚三四斤在這里，要便拿了去，張弼道裴五爺分付要大魚小的如何去回話，撲的跳下船，揭開船板一看，果然通是小的，欲要把去，攬時答應，又想道：這般寬濶去處，難道沒個大魚？一定這厮奸詐，藏在那里，即便上岸各處搜看，却又不見，大後尋到蘆葦中，只見一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亂動，張弼抖道：必是魚在底下，急走上前，揭起看時，却是一個三尺來長，的金色。

鯉魚趙幹夫妻望見口裡只叫得苦張弼不管三七廿一提了那魚便走回頭向趙幹說道你哄得我好待稟了裴五爺着實打你這厮少府大聲叫道張弼張弼你也須認得我我偶然游到東潭變魚要子你怎麼見我不叩頭到提着我走張弼全然不禮只是提了魚一直奔回縣去趙幹也隨後跟來那張弼一路走少府也一路罵提到城門口只見一個把門的軍叫做胡健對張弼說道好個大魚只是裴五爺請各位爺飲宴專等魚來做鮮吃道你去了許久不到又飛出錢來叫你你可也走些些少府提頭一看正

前日出來的那一座南門叫做迎薰門便叫拒門軍
道胡德胡健前日出城時節曾分付你道我私自
出去的不要稟知各位爺也不要差人迎接難道我
出城不上一月你就不記得如今正該去稟知各
位爺差人迎接纔是怎麼把我不放在眼裡這等無
狀豈知拒門軍胡健也不聽見却與張弼一般那張
弼一徑的提了魚進了縣門薛少府還叫罵不止只
見司戶吏與刑曹吏兩個東西相向在大門內下棋
那司戶吏道好怕人子這等大魚可有十多斤重那
刑曹吏道好一個活潑潑的金色鯉魚只該放在後

既得
何處
不仁

百字卷

卷三

十一

堂綠漪池裡養他看要子怎麼就捨得做鮮吃了少
府大叫道你兩個吏終日在堂上伏事我的便是批
發了魚也該認得怎麼見了我都不站起來也不去
報與各位爺知道那兩個吏依舊在那里下棋只不
聽見少府想道俗諺有云不怕官只怕管豈是我管
你不著一些兒不怕我莫不是我出城這幾日我的
官被勾了縱使勾了官我不曾離任到底也還管得
他看且待我見同僚時把這起奴才從頭告訴教他
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看官們牢記下這個話頭待
下回表白且說甄夫人見牛府少府的吳駭不是過

二十多日，只見肌肉如蠶，並不損壞，把手去摸，着心頭，覺得比前更暖些。漸漸的上至喉嚨，下至肚臍，都不甚冷了。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說話，果然有些靈驗。因此在指頂上刺出鮮血來，寫成一疏，請了幾個有名的道士，在青城山老君廟裡建醮祈求仙力保護。少府回生，許下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的願心。宣疏之日，三位同僚與通縣吏民無不焚香代禱。如當日一般。我想古語有云：吉人天相。難道薛少府這等好官，況兼合縣的官民又都來替他祈禱，怕就沒有一些兒靈應？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要他依舊又活。

轉來，雖則老君廟裡許下願的，從無不驗之人，但是閻王殿前投到過的，那有退回之鬼，正是

須知作善還酬善

莫道無神定有神

却說是夜道士在醮壇上面鋪下七盞明燈，就如北斗七星之狀。元來北斗第七個星，叫做斗杓，春指東方，夏指南方，秋指西方，冬指北方，在天上旋轉的，只有第四個星，叫做天樞，他却不動，以此將這天樞星上一燈，特為本命星燈。若是燈明，則本身無事，暗則病勢淹纏，減則定然難救。其時道士手舉法器，朗誦靈章，虔心懺悔，伏於殿前，去親奏星官，要保祐薛少府。

重還魂再轉陽間。起來看這七盞燈時，盡皆明亮。覺得本命那一盞尤加光彩，顯見不該死的符驗。便對夫人賀喜道：「少府本命星燈光彩倍加，重生當在旦夕，切不可過於哀泣，恐驚動他。」鬼不安，有難回轉。夫人含着兩行眼淚，謝道：「若得如此，也不枉做這個道場。」和那晝夜看守的辛荑，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少覺寬解。豈知朦朧睡去，做成一夢。明明見少府慌慌忙忙，精赤剝的跑入門來，滿身都是鮮血，把兩隻手掩着脖子，叫道：「悔氣，悔氣！我在江上汎舟，情懷頗暢，忽然狂風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却跌在水

去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贈我一領黃金鎖子甲
送得出水正待尋路入城不意遇着剪運的強人要
謀這領金甲一刀把我殺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
看守冤鬼送我回去夫人一聞此言不覺放聲大哭
就驚醒了想道適間道士只說不死如何又有此惡
夢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道夢死得生莫非他眼下
災悔脫盡故此身上全無一絲一縷亦未可知只是
緊緊的守定他是該便了到次日夫人將醮壇上犧
牲諸品分送三位同僚這個叫做散福其日就是裴
縣尉作主會請各衙也叫做飲福因此裴縣尉差張

粥去到漁戶家取個大魚來做鮮好配酒吃。終是鄒二衙爲着同年情重，在席上嘆道：「這酒與平常宴會不同，乃爲薛公祈禱回生，半是醺壇上的品物。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們食怎下咽？」裴五衙便道：「古人臨食不嘆，偏是你念同年，我們不念同僚的？」聽得道士說他回生，不在昨晚便是今日。我們且待魚來做鮮，下酒拚吃個酩酊。只在席上等候他一個消息，豈不是公私兩盡？」當日直到未牌時分，張弼方纔提着魚到階下。元來裴五衙在席上作主，單爲等魚不到，只得停了酒，看鄒二衙與雷四衙打雙陸。自己

在傍邊吃着棧子忽回轉頭看見張弼不覺大怒道
我差你取魚如何去了許久若不是飛錢催你你敢
是不來了麼張弼只是叩頭把漁戶趙幹攛過大魚
的情節備細稟上一遍裴五衙便叫當直的把趙幹
拖翻着實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
流你道趙幹爲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張弼到縣自
討打吃也只緣着這幾文的官價思量領去却被打
了五十皮鞭價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
爲貪着香餌上了他的釣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劫

不到烏江不肯休

五十皮鞭，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爲貪者，吞餌上了他的釣兒，一殺正是

世上死生皆爲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張五衙把趙幹趕了出去，取去來看，却是一尾金色鯉魚，有三尺多長，喜歡此魚甚好，便叫付廚上做鮮來吃。前日薛少府大聲叫道：「我便是魚，就是你的同僚，豈可錯認爲我？我受了許多人的侮罵，正要告訴，刻位與我出這一口惡氣，怎麼也認我做魚，便付廚上做鮮吃？若要作鮮，可不屈我殺了，枉做這幾時同僚。一些兒契分安在，其時同僚們全然不識，少府便情極了，只得又叫道：「同年兄，我與你同登天寶末年進士，在都下往來最爲交厚，今又在此同官與他們不同，怎麼不發一言生親我死？只見第二

衙對其五衙道以下官忽見這魚還不該做鮮吃那青林
山上老君祠前有老大的一個放生池儘有建醮的人買
着魚盤錢給等物投放池內今日之宴既是薛衙送來的
歡福不若也將此魚投於放生池內見我們爲同僚的情
分種此因果那雷四衙便從旁說道放魚甚善因果之說
不可不信況且酒席美餚儘夠多了何必又要鮮吃此
時薛少府在階下聽見說道卻半兄好分發既是有人
救我何不耽送回衙裡去怎麼又要送我上山却不渴麼
了我雖然如此也強如死在庖人之手待我到放生池內
依還變了轉來重戴冠帶再生衙門且真說趙爵這起行
才看那同僚孔甚爲將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
督道老長官要放這魚是天庇好生之心何敢不聽他打

軒來重穿冠帶再坐衙門且其說趙幹這起狗才看
那同僚把甚嘴臉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
荅道老長官要放這魚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聽
但打魚是道家事不在佛門那一教要修因果也不
在這上想道天生萬物專爲養人就如魚這一種若
不是被人取吃普天下都是魚連河路也不通了凡
人修善全在一點心上不在一張口上故諺語有云
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又云若佞佛法冷水莫咽
難道吃了這個魚便壞了我們爲同僚的心眼見得
好魚不做鮮吃何平白地放了他去安知我們不吃

又不被水獺吃了，總只一死，還是我們自吃了的，是
小府聽了這話，便大叫道：「你看兩個客人，都要放我，
怎放你？你主人的信，要吃我，這等執拗，莫說同僚情，
蔣元來賓主之禮也，一些沒有的。」元來雷四衙是個
兩可的人，見裴五衙心要做魚，鮓吃却又對鄰二
衙道：「裴長官不言，因乘多分這魚放生，不成了，況今
日是池做主人，要以此奉客，怎麼好回拒他？我想這
魚不是我，定要殺他，只算今日是他數盡之日，救
不得罷了。」當下少府即大聲叫道：「雷長官，你好沒主
意，怎麼兩邊模樣，既是勸他放我，他便不聽，你也還

該再勸，纔是怎麼反勸。鄒年兄也不要改我，敢則你衙齋冷淡，好幾時沒得魚吃了，故此待他做魚來思量飽餐一頓麼？只得又叫鄒二衙道：年兄，年兄，你莫不是喬做人情，故意勸了這幾句，便當完了你事，再也不出半聲了。自古道得好：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非今日我是死的，你是活的，怎知你爲同年之情淡薄如此？到底有個放我時節。等我依舊變了，轉來也少不得學崔廷尉的故事，將那兩句題在我衙門之上，與你看。看年兄，年兄只怕你悔之晚矣。少府，雖則亂叫亂嚷，實主節，如不聞當時裴五衙便喚厨役。

叫做王士良因有手段最整治得好魚故將這魚交
付與他說道又要好吃又要快當不然照着趙幹樣
子也奉承你五十皮鞭那王士良一頭答應一頭就
伸過手提魚急得少府頂門上飛散了三魂那板底
蕩調了七魄便大聲哭起來道我平昔和同僚們如
兄若弟極是交好怎麼今日這等哀告只要殺我叻
我知道了。一定是妬忌我掌印起此一片惡心須知
這印是上司委把我的不是我謀來掌的若肯放我
回衙我就登時推印有何難哉說了又哭哭了又說
豈知同僚都做不聽見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廚下

早取過一個砧頭來，放在上面。少府舉眼看時，却認得是他手裡一向做廚役的，便大叫道：「王士良，你豈不認得我是薛三爺？若非我，將吳下食譜傳授與你，看你整治些甚麼餚饌出來，能使各位爺這般作興你？」你今日也該想我平昔擡舉之恩，快去稟知各位爺，好好送回衙去，却把我來放在砧頭上，待要怎的？豈知王士良一些不禮，右手擎刀在手，將魚頭着實按上一下，激得少府心中不勝大怒，便罵你這狗才，敢只會奉承裴王衙全，不怕我難道我就沒擺布你？定一件掙起來，將尾子向王士良臉上只一擡，就似

打個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連忙舉手掩面不迭將那把刀直拋在地下去了。一邊拾刀一邊却冷笑道：「你這魚既是恁的健浪，停一會等我送你到滾鍋兒裡再游游去。」元來做鮮的最要刀快，將魚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畧在滾水裡面一轉，便撈起來，加上椒料，添上香油，自然鬆脆鮮美。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其時少府叫他不應，歎口氣道：「這次磨快了刀來，就是我命盡之日了。想起我在衙雖則患病也，還可忍耐，如何私自跑出來受這般苦楚？若是我，不見這個東潭，便見了東潭，也不下去洗。」

澡便洗個澡也不思量變魚便思量變魚也不受那
河伯的詔書也不至有今日總只未變魚之先被那
小魚十分攪招既變魚之後又被那趙幹把香餌來
哄我都是命裡湊着自作自受好埋怨那個只可憐
見我顧夫人在衙無兒無女將誰倚靠怎生寄得一
信與他使我死也瞑目正在號咷大哭却被王士良
將新磨的快刀一刀剝下頭來正是三寸氣在誰肯
輸半點便宜七尺軀亡都付與一場春夢眼見得小
府這一番真個嗚呼哀哉了

未知少府生回日

已見魚兒命盡時

佛家分文
不去

醒世恒言 卷之十六
這里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剝下那邊三衙中薛
少府在靈牀之上猛地跳起來坐了莫說顧夫人是
個女娘家就險些兒嚇得死了便是一家們在那里
守屍的那一個不搖首咋舌叫道好古怪好古怪我
們一向緊緊的守定在此從沒個貓兒在他身上跳
過怎麼就把死屍吊了起來只見少府掌了口氣問
道我不知人事有幾日了夫人答道你不要嚇我你
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會活哩少府道我何曾
死只做得一個夢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便喚家人
去看三位同僚此時正在堂上將吃魚鮓教他且放

可見其形
自微一付
為引

下了筋不要吃快請到我衙裡來講話果然月俸們
在堂上飲酒剛剛送到魚鮮正待舉筋只見薛衙人
稟說少府活轉來了請三位爺莫吃魚鮮便過衙中
講話驚得那三位都暴跳起來說道嗒人李八百的
把麻老君廟裡鋪燈怎麼這等靈驗得緊忙忙的走
過薛衙連叫恭喜恭喜只見少府道列位可曉得麼
適纔做鮮的這尾金色鯉魚便是不才若不被王士
良那一刀我的夢幾時勾醒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
都說道天下豈有此事且請老長官試說一番客下
官們洗耳拱聽薛少府道適纔張弼取魚到時那

兄與雷長官打雙陸。裴長官在傍吃桃子。張弼稟漁戶趙幹藏了大魚。把小魚搪塞。裴長官大怒。把趙幹鞭了五十。這事有麼。三位道果是如此。只是老長官如何曉得恁詳細。少府道再與我喚趙幹張弼。和守把守。董門軍士胡健。戶曹刑曹二吏并尉役王士良來待我問他。那三位即便差人都去喚到。少府問道。趙幹你在東潭釣魚。釣得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你妻子教你藏在蘆葦之中。上頭蓋着芭蕉衣。張弼來取魚時。你只推沒有大魚。却被張弼搜出。捉到迎軍門下。門軍胡健說道。裴五爺下飛報催你。你可走。

快些到得縣門內二吏東西相向在那裡下棋一個說魚大得怕人子做鮮來一定好吃一個說這魚可愛只該畜在後堂池裡不該做鮮王士良把魚按在砧頭上却被魚跳起尾來臉上打了一下又去磨快了刀方纔下手這事可都有麼趙幹等都驚道事俱有的但不知三爺何緣知得少府道這魚便是我做的我白被釣之後那一處不高聲大叫要你們送我回衙怎麼都不聽我却是甚主意趙幹等都叩頭道小的們實是不聽見若聽見時怎麼敢不送回少府又問裴縣尉道老長官要做魚鮮之時那年兄得

三勸你放生。雷長官在傍邊攔撥。只是不聽。催喚王士良提去。我因放聲大哭。說枉做這幾時同僚。今日定要殺我。豈是仁者所爲。莫說裴長官不禮。連鄒年兄。雷長官也。更無一言。這是何意。三位相領道。我們何嘗聽見些兒。一齊起身請罪。少府笑道。這魚不死。我也不生。已作往事。不必再題了。遂把趙幹等打發出去。同僚們也作別。回衙將魚鮮投棄水中。從此立誓再不吃魚。元來少府叫哭。那曾有甚麼聲響。但見這魚口動而已。乃知三位同僚與趙幹等都不聽見。蓋有以也。且說顧夫人想起老君廟籤訣的句語。無

一字不驗乃將求籤打醮事情備細說與少府知道就要打點了願少府驚道我在這裏幾多時但聞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廟是極盛的香火怎知道靈應如此卽便清齋七日脩下明燭淨香親詣廟中償願一面差人估計木料粧嚴金像合用若干工價將家財俸資索來買辦擇日興工到第七日早上屏去左右只帶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門子自出了衙門一歩一拜向青城山去至半山正拜在地忽然聽得有人叫道薛少府你可曉得麼少府不覺吃了一驚擡頭觀看乃是一個牧童頭戴箬笠橫坐青牛手持短

笛從一個山坡邊轉出來的當下少府問道你要我曉得甚麼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梨高他本騎着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教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個並謫人世如今你的前身便是梨高你那顧夫人便是田四妃爲你到官以來迷戀風塵不能脫離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受着諸般苦楚使你回頭你却怎麼還不肯得敢是做梦未醒哩少府道候你說我的前身乃是神仙今已迷惑又須得一個師父來提醒便好牧童道你要個提醒的人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

成都府道人李八百，却不是個神仙。他本在漢時，叫做韓康，一向賣藥長安市上，口不二價。後來爲一女，子識破了，故此又改名爲李八百。人只說他傳授得孫真人八百個秘方，正不知他道術還在孫真人之上。實實活過八百多歲了。今你夫妻誚限將滿，合該重還仙籍，何不去問那李八百，教他與你打破塵障。元來夫人止與少府說得香願的事，不曾說起李八百把脉情緣。因此牧童說着李八百名姓，少府一些也不曉得。心下想道：山野牧童知道甚麼，無過信口胡談荒唐之說。何足深信。我只是一步一拜，還願便。

了。豈知纔回顧頭來，那牧童與牛化作一道紫氣，冲天而去，正是

當面神仙猶不識

前生世事怎能知

少府因自己做魚之事，來得奇怪，今看看見牧童化風而去，心下越發惶惑，定道：連那牧童也是夢中，好生委決不下。不一時，拜到山頂老君座前，叩謝神明保佑，再得回生。只在早晚選定吉日，償還願心，拜罷起來，看那老君神像，正是牧童的面貌。又見座傍塑着一頭青牛，也與那牧童騎的一般。方悟道：方纔牧童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還仙籍，如何有限無

珠當面錯過乃再拜請罪回至衙中備將牧童的話細細述與夫人知道夫人方說起病危時節曾請成都府道人李八百來看脉他說是死而不死之症須待死後半月二旬自然慢慢的活將轉來不必下藥臨起身時又說這戲訣靈得緊直到看見魚時方有分曉我想他能預知過去未來之事豈不真是個仙人莫說老君已經顯出化身指引你去便不是仙人既勞他看脉一場且又這等神驗也該去謝他少府聽罷乃道元來又有這段姻緣如何不去謝他又齊了七日徒步自往成都府去訪那道人李八百恰

好這一日李八百正坐在醫館裡面一見少府便問道你、做、夢、可、醒、了、未、少府撲地拜下答道弟子如今醒了、只求師父指教便弟子脫離風塵早聞大道李八百笑道你須不是沒根基的要去燒丹煉火你前世原是神仙謫下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對你說破自家身子還不省得還來問人敢是你只認得青城縣主簿麼當下少府恍然大悟拜謝道弟子如今真個醒了、只是老君廟裡香願尚未償還待弟子了願之後、即便棄了官職、挈了妻子同師父出家、證是仙籍未爲晚也遂別了李八百急回至青城縣把李八百

的話述語夫人知道夫人也就言上省悟前身元

西王母前彈雲璈的田四妃因動塵念墮落當夜便
與少府各自一房安下焚香靜坐修證前因大日少
府將印送與鄒二衙署攝脩文申報上司一面催趙
工役蓋造殿庭粧嚴金像極其齊整剛到工完之日
那鄒二衙爲着當時許願也要分俸相助約了兩個
縣尉到少府衙舍說知此事家人只道還在裡邊靜
坐進去通報只見案上遺下一詩竟不知少府和夫
人都在那裡去了家人拿那首詩遞與鄒二衙觀看
乃是畱別同僚吏民的詩云

魚身夢幻欣無恙

若是魚真死亦真

到底有生終有死

欲離生死脫紅塵

那二衙看了這詩不勝嗟嘆乃道年兄總要出家修行也該與我們作別一聲如今覺道忒歉然了諒來他去還未遠卽差人四下尋訪再也沒些踪跡正在驚訝裴五衙笑道二位老長官好不覩事想他還掉不下水中滋味多分又去變鯉魚頭要去了只到東潭上抓他便了不題同僚們胡猜亂想再說少府和夫人不往別處竟至成都去見那李八百那李八百對着少府笑道你前身元是秦高因爲你升仙不遠

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今日依先還你赤鯉騎坐
上升何如又對夫人道自你謫後西王母前彈雲璈
的暫借董雙成如今依舊該是你去彈了自然神仙
一輩叫做會中人再不消甚麼口訣甚麼心法都只
是一笑而喻其時少府夫人也對李八百說道你先
後賣藥行醫救度普衆功行亦非小可何必久混人
世李八百道我數合與你同升故在此相候頃刻間
祥雲繚繞瑞靄繽紛空中仙音嘹唳駕鶴翔仙童
仙女各執旛旛寶蓋前來接引少府乘著赤鯉夫人
駕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鶴一齊升天遍成都老幼

那一個不看見，盡皆望空瞻拜，讚歎不已。至今昇仙橋聖跡猶存，詩云：

茫茫宇宙事端新

人既爲魚魚復人

識破幻形不礙性

休形修性卽仙真